

本土文本



弯口(小小说)

□朱士元



绘图 瞿溢

宽大的舞台上，彩灯闪烁，幻影轮回，堪比仙境。大厅内，座无虚席，观众们的双眼直视前方，等待庄莉的隆重登场。她今登台，可是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期盼。

身着靓丽演出服的庄莉，走到化妆镜前，上下左右地看了一遍，感觉就是口红有点淡，又让化妆师给补了一点。她再次看了看自己，不觉流下了两行泪水。

躺在病床上的妈妈对小庄莉说，丫头呀，你已初中毕业，字也认识不少，足够你用的，高中我们就不念了。在家帮你爸爸把几亩地给种好就行了。

妈妈，我好不容易才考上重点高中的，你怎么能不让我念呢？好多同学想考都没考上，他们都在羡慕我呢。你——你——

我——我病成这个样子，不知还能活几天。我花了那么多钱治病，你爸爸已经受不了了。丫头啊——

丫头怎么啦？什么事又惹你妈生气了？爸爸从门外走进来问。

爸爸，妈妈不让我读高中，可我好不容易考上的，我好想读书啊。庄莉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

怎能不上呢？一定上！

你——你——庄莉的妈妈欲言又止。

庄莉读到高二上学期，妈妈病故了。她不忍心爸爸肩上的压力，向老师提出退学。老师听了很诧异，一个高等学府的好苗

子，怎么能退学呢？老师鼓励她要克服眼前的困难，坚持读完高中。

庄莉流着泪说，老师啊，爸爸的压力太大了，我不能让他因为我再受累。

老师深深地叹了口气。

得知庄莉困境的郝明生，从外地赶了过来。他是两年前在一次民族青年歌手大赛中认识庄莉的，作为一个初三学生，歌唱得这么好，将来一定有出息。

微信的多次交往，郝明生对庄莉的处境深感惋惜。不能，不能让她就这么退学，应该支持她一下。我现在有这个能力，帮助她一下就等于多拯救一个回族人才。

庄莉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郝明生，她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记着自己，实在令她太感动了。她说，郝哥哥，感谢你来看我，可我不能让你资助，我以后什么时候才能还上你的钱呢？

我资助你，只希望你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怎么还要你还钱呢？

郝哥哥，我——我——

不用多说了，我会按时打钱给你，你一定要安心上学！

从艺术学院毕业后的庄莉，被分配到县文工团当上了专业歌手。没要两年时间，她便成了一名很有影响力的歌星。很快，她为爸爸买了新房，实现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

更让庄莉感到幸福的是郝明生和她走到了一起，双双出现在

舞台上，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他们成了团里的台柱子。副团长很快成了庄莉的新头衔，还带上了几个刚从艺校毕业的新徒弟。

四十八岁那年，庄莉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她患的是乳腺癌，已到了晚期。晴天霹雳，庄莉当场昏了过去，经医生抢救才醒了过来。

化疗，那真叫生不如死。生理上的严重反应，让她吐得没法再活下去了。她不想再治了，得想办法早点去见阎王吧。

来到民政局的庄莉，对负责人说，请把我的安葬费提前付给我吧。

为什么？负责人感到莫名其妙，一个大活人跑来要安葬费，世间没有啊。

我得的是乳腺癌晚期，已治了好长时间了，现在活不了几天了。我要把我的安葬费捐给我资助的六个山区的女孩，让她们读完高中。

医生对庄莉说，郝明生的伤势太重，就怕以后要卧床了。

请医生多想想办法啊，他还要上台演出呢。庄莉几乎央求道。

卧在床上快六岁的郝明生，拉着庄莉的手说，你买点安眠药给我吧，我不能让你再受累了。

为了我，你放弃了心爱的舞台，我实在不忍心啦。

你简直是胡思乱想，那怎么可能？我服侍你难道不比舞台重要吗？你放心，我会等到你站起来的那一天。

庄莉怎么也没有想到，老公真的能下床走路了。当老公从门前的这个弯口走向另一个弯口时，她的泪水奔涌而出。她对自己说，好好地哭一场吧。

庄莉走到台前，向观众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台下，顿时掌声如潮。

呀？郝明生走到庄莉身边说，我们到处找你找得好苦啊！

重新振作起来的庄莉，不停地自责自己，我怎么会想起那样做呢？假如那样，我能对得起女儿对得起郝明生吗？那不是叫自私吗？我一定要重新登上舞台，哪怕还有一口气。

去演出那天，庄莉和大家同坐一辆车上。拐弯时，一辆大货车拐得太急，与他们的车相撞了。坐在驾驶室里的郝明生和驾驶员被撞成了重伤，昏迷在驾驶室里。车厢里的人，多少都受了点伤。

医生对庄莉说，郝明生的伤势太重，就怕以后要卧床了。

请医生多想想办法啊，他还要上台演出呢。庄莉几乎央求道。

卧在床上快六岁的郝明生，拉着庄莉的手说，你买点安眠药给我吧，我不能让你再受累了。为了我，你放弃了心爱的舞台，我实在不忍心啦。

你简直是胡思乱想，那怎么可能？我服侍你难道不比舞台重要吗？你放心，我会等到你站起来的那一天。

庄莉怎么也没有想到，老公真的能下床走路了。当老公从门前的这个弯口走向另一个弯口时，她的泪水奔涌而出。她对自己说，好好地哭一场吧。

庄莉走到台前，向观众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台下，顿时掌声如潮。



江海新韵

你听，起风了

——怀念父亲

□王子和

记得很小的时候
我总是在深夜的土炕上
听到父亲的轻言轻语
他不是在梦呓
好像是专门在对我说
——你听，起风了

父亲的轻言轻语
我总是在第一时间听到
从小我对声音就很敏感
我也听到了风的声音
这种风的声音
就像是女音乐老师弹奏脚踏风琴

我一直为她弹琴的姿势着迷
这神奇的声音
弹醒了我少年的心

那时我们家住在乡下
乡间的木格子窗上
糊着一层防雨的粉连纸
起风时，薄薄的粉连纸会有轻微的响声

是的，起风了
风在窗外、村外、野外
父亲每年深夜的第一次轻言轻语

是在告诉我春天来了
风来雨就到
春雨贵如油
父亲知道我喜欢这样的春天

每年春天的第一场雨后
我就会跟着父亲牵着白肚皮的毛驴

扶着亮闪闪的铁滑犁下地耕田了

耕了田之后
就可以播种高粱、黄豆、玉米了
还可以去栽白薯秧子了
家中的所有口粮
一部分来自于冬小麦
更多的来自于春耕与播种
春雨淅淅沥沥的节奏
让我喜欢上了诗歌与音乐

父亲喜欢我和他一起下地
有时，我就是什么活都不干
只顾在地里瞎跑乱叫
父亲也是一脸的得意

家乡的民谚说
庄稼是别人的好
儿子是自己的好
我是父亲亲近土地的儿子

父亲曾是赵各庄矿的井下工人
新中国啦，他五十岁就退休了
可闲不住的他
却心甘情愿地成了农民
开始精心伺候我家分到的几亩地

他一生最喜欢的除了我这个小儿子
就是在劳作中走过一个个四季

我一直热爱父亲
我上小学后，只要一放学
就会跑到地里去找忙碌着的父亲

父亲见到我
总是一脸的春光
我喜欢看田野里的父亲

每年到了夏天
都会有下在夜里的大雨
这时，我又会听到父亲的轻言轻语

不过在夏夜
他的语调要比春夜既高又急
并且带有几分忧虑几分恐惧
——你听，起风了

这风的后面就是雨
这雨咋地这么又急又大呢

一大早，父亲急得连早饭都不吃
就独自一人扛着铁锹、拎着钉耙
心急慌忙地下地去了
他要把被暴风雨打歪了的高粱、黄豆、玉米

一棵棵地扶起
他要把地里的积水排干
否则匍匐在地上的白薯秧子
会全部烂在泥地里

转眼间秋天就到了

一到秋天
父亲就会拉着我的手
天天去田野里一遍遍地巡视

穿行在身材高大的高粱林里
抬头仰望因饱满而鞠躬的高粱穗

我会性急地问父亲
高粱穗什么时候才会变红呢
父亲回答我
快了快了——你听，起风了
高粱穗在风中再这么摇几天
就会摇红了脸皮

穿行在叶子有些变黄的玉米林里
抚摸着长着彩色胡子的胖玉米棒子
我问什么时候才能劈玉米呢
父亲回答我
快了快了——你听，起风了
玉米棒子在风中再这么干几天
就会很容易搓成米粒

穿行在一嘟噜一嘟噜摇头晃脑的黄豆地里
我问什么时候才能割黄豆呀
父亲回答我
快了快了——你听，起风了
再过几天黄豆在风中能摇出了声响
一割下来送到打麦场上
小毛驴拉着石磙压上几圈
一粒一粒的黄豆
就能做成又白又香的豆腐呢

一脚高一脚低地转悠在白薯地里
我问什么时候才能刨白薯呢
父亲回答我
快了快了——你听，起风了
再过几天刨出来的白薯
不但一个个地比着谁更大
还要比谁有更漂亮的白脸皮

就这样
该收的收了，该藏的藏了
冬小麦的种子也撒到了地里
我和小伙伴们也开始换上了崭新的冬衣

不知是哪一天的黄昏
父亲会特别敏感地站在村头
抬起头看看铁青着脸的北山
又好像是在看浓墨色的云
然后挺神秘地告诉我

——你听，带雪的风
马上就要从燕山下来了
我们大人们可以坐在热炕头上
开始猫冬啦
可是你们当学生的
就是下再大的雪
也要坚持到学校去学习

第一场雪往往是在半夜里开始下

有雪光的返照
冬天的早晨并不是很黑
父亲母亲还躺在热炕头上
我和大姐带着冰冷的玉米面窝头

要去村头的学校上学啦
学校里有炉火正旺的门房
窝头可以烤得又热又香
又有嘎嘎皮

再加上每人一碗豆腐脑冒着热气
我这个乡间的孩子就这样
既长了知识又长了一岁年纪

后来，我离开了老家
后来，我到了江南
再后来，我来到了江海大平原上

至今，每当北方冷空气不远千里
一程又一程地来寻找我
我正站在一条叫作濠河的岸边
又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你听，起风了

这是从未消逝的最温存的话语
父亲给我的故乡
一直都在我心里
虽然日久他乡变故乡
可我的乡愁只属于北方
故乡的四季风
我从来也没有离开过

明前茶的滋味(散文)

□陈金国

正月底，有人就计划买明前茶了。

十多年来，清明节前，老哥儿几个都组队自驾浙江安吉，自我陶醉。品牌茶很多，我们只觉得安吉白茶对脾气。

买茶，从游玩开始。听说安吉山水是养在深闺的小家碧玉，听说安吉有专业茶市场，也听说茶市场鱼龙混杂。看看去呗，就有了首次出行。正是春茶销售旺季，市场外车位难求，苏浙沪皖牌照车辆占据了能占据的空间，包括路边。市场内人挤人挨人，不亚足球争霸赛散场。

摊主的茶袋依划线排队成巷道，迷宫般回环曲折，引人流人群。袋口一律敞开，展示茶叶。盯着一袋袋茶样，芽叶长长短短、成色深深浅黄甚至金黄、形态扁平椭圆大多自然舒展。价格高低悬殊，相差两三倍。漫步茶店，辨不清哪是安全景观哪有暗礁险滩，只能望茶兴叹。看着手拿筛茶器具或茶杯琢磨茶叶的买家，鉴宝般观望、挑拣、鼻嗅、口尝，羞愧的我，只觉得无识无能无力无助失望。有人提示想一想，安吉有没有熟悉的人。老婆正常联系在安吉老家的一位学生。可是，一提茶叶，立马掉线。理解，能理解，“欲说还休”自有“还休”的况味，或者，她跟我们一样，也是个茶外行。来安吉，有人提醒：茶叶市场水很深，买新茶，等于砸金蛋撞大运。

赶三百多公里，总不能空手而归吧。真诚讨教，卖家的确实再，小试身手，买对了。以后再买，会不会连撞大运？可能。可能只是可能不是笃定，必须自己辨识茶叶。学习茶知识，不一定成为行家里手，不学，永远是门外汉。有毛遂自荐的，说是朋友家在安吉，有茶园，自家炒，保证正宗，有民宿，管吃住。盛情

。于是，手头的话茶书籍看起采，网课上茶课程听起来，安吉白茶资料收集起来，碰上茶老板或茶专业人士聊起来。得空，就摊开或者捏着买来的新茶（品牌店的茗茶），看茶样。弄来透明玻璃杯，冲泡，茶香、茶形、汤色、口感、茶渣，逐一比对，比对之下，灵敏了视觉，细腻了嗅觉，精微了味觉，慢慢地，似乎懂了点门道。第二年，再去，忐忑挑选，居然买对了。闻着茶袋溢出的温馨茶香，哥们儿一路歌声，打道回府。连续三四次侥幸后，有人主动加入，丰富了购茶故事。

人一多，出行时间就难协调。采摘时节，茶树芽一天一个样。那次，等到清明节下午才开拔出行，茶的芽叶明显大了，品相少了秀气俊俏灵巧。分装打包的阿姨问，是不是买给职工喝的，噎得我扭头到竹器店逛去了。逛回来，心一凉。同行的大男人，有闲不住的，帮忙分包茶叶，脆脆的芽叶搞得碎碎的了。大芽叶再缺尖豁边破相，很不成型。一位老茶客，请我代购四五斤，怎么向刁嘴的行家交差？我暗暗叫苦。回程车穿行在春光里，照例播放着音乐。绿树、繁花、远山，迎面而来，转瞬而移。车行太湖岸边，五音不全的我，心神不定中仿佛听着歌声，一句歌词没听懂，音乐旋律和女声腔调却断断续续碰心触肺。我说，这首歌像是弃妇在呻吟叫屈（契合我有如被茶抛弃的心境）。车主人笑了，邓紫棋的歌，前不久跟男友分手。歌声继续哼哼吟吟。后来，老茶客果然不再烦我。

有毛遂自荐的，说是朋友家在安吉，有茶园，自家炒，保证正宗，有民宿，管吃住。盛情

中，放眼丘峦叠嶂，茶园迤逦复沓，偶或点缀三两树桃花，舒心；喝着现炒现泡的新茶，闻香、观色，比较口感，爽心；政府服务百姓，周到熨帖，暖心。从此，隔空联系，定向采买，多了份自在；季节更替，冷热旱涝，多了份牵挂；一元复始，春暖花开，多了份期待。没多没变的是买茶，一年一行程。

今年，大家为买茶忧心。怕无法通行或惹上黄码，怕往返隔离，怕病毒附着邮件包裹。茶瘾，怎么迁移；茶涎，怎么吞咽。通过视频，朴实的茶园主人实报实价，保质保量包邮。专车配载专送茶叶，绝不搭载茶之外的邮件。专车专递不加价，是政府的行政举措，还是企业的商务行为，抑或是政企双赢的真诚合作？总之，我感受到了务实诚信、富于智慧培育地方产业的合力。

冲泡过了“隔离期”的明前茶，看杯中载沉载浮的茶叶活色舒展，难于深悟茶禅一味的我，思绪缭绕上浦江源头，安吉白茶的故乡。那里的山山水水、历史文化和茶文化还没有细细品味：浙西大峡谷、天荒坪、黄杜村、竹器博物馆、吴昌硕纪念馆……那里的温情还只感觉了点点滴滴：高速拥堵，夜里九点多才到达深山小镇，无预约的饭馆老板关门打烊中，叫回厨师，为我们重燃炉灶；路边的夫妻老婆店，固守春笋过午不食习俗，正午十二点刚过，鲜笋在地，说明不给做春笋菜；茶园主人，自酿老酒，坛坛罐罐靠墙挨个排列，一年一度见面就邀请“把酒话桑麻”；浙江大学课题研究对茶产业前瞻性思虑……安吉，喜庆的名片，单单特色茶产业捐资助贫，就冲激震荡心肺。